

# 武则天

从三岁到八十二岁

不杀人就会被人杀，  
不称帝则死无葬身之地

武则天一生的每一天都在进行生死决斗，最终以八十二岁高龄，颐养天年。

王晓磊 著

# 武则天

从三岁到八十二

不杀人就不会成人



读客® 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

轻松有趣，扎实有力

王晓磊



9 787104

9 787104

# 目 录

引 子 · 1

第一章 武士彠之死 · 14

第二章 填充后宫，长孙皇后的谋算 · 39

第三章 孤身离乡，十四岁入宫侍奉天子 · 68

第四章 东巡洛阳，唐太宗临幸了小才人 · 90

第五章 美梦初醒，在残酷的现实中等待时机 · 117

第六章 驯狮子聆听《兰亭序》，苦心揣摩取悦术 · 142

第七章 储位之争波及内廷 · 161

第八章 深宫煎熬中领悟生存智慧 · 176

第九章 东宫易主，最柔弱的李治当上了太子 · 197

第十章 见李治芳心暗许，透入命运的第一缕光芒 · 216

第十一章 制权臣，太宗摆酒托孤李世勣 · 239

第十二章 翠微云雨，冲破禁忌征服李治 · 265

第十三章 太宗驾崩，终于等来命运的转折 · 285

尾 声 · 305

## 引子

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初秋，巴蜀利州。

利州乃川蜀门户之地，北临栈道南通成都，毗邻嘉陵江，西南更有剑门关天险，乃兵家必争之地；如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，南来北往水旱两路的旅客汇集于此。尤其商贾之人，他们牵着马队结伴而行，满载锦缎、柑橘、茶叶等特产，宛如条条彩带萦绕这方水土；茶馆酒肆鳞次栉比，车水马龙市井繁华……

将近正午，恰是最热闹之时。芝麻胡饼、樱桃饅饅（bì luó）、鲜肉馄饨、鸡汤饅饅（bó tuō），香溢扑鼻的摊棚伴着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充盈着街市，羁旅闲游之人早已垂涎欲滴，讨价还价生意红火。

适时，街市以东快步走来一名道士，引得众人纷纷观瞧。

汉魏以来道家兴盛，李唐皇室更是视道教为华夏正教，在街上偶遇道士也非奇事，不过这位道长却格外引人瞩目。

此人四旬左右，面庞白皙相貌伟岸，目若朗星炯炯有神，三绺长须垂至胸前；高绾牛心发辮，黄杨木簪别顶，身穿一袭玄色道袍，上绣阴阳八卦，脚下云履一尘不染；左手握鬃尾拂尘，右手拉着缰绳，牵着匹通体如雪的白马，潇洒飘逸举止非凡。

路人见他仙风道骨纷纷揣测，若不是修行有成的仙长，便是哪个名山大观的当家人。百姓主动给他让路，更有虔诚信徒恭敬施礼。那道

士却不甚在意，只微微颌首，牵马匆匆而过；转眼行过两条街巷来到一座阁楼前——这是利州最大的酒肆，青旗飘摆醇香扑鼻，此时胜友如云高朋满座，喜风雅者操琴唱和，好赌博者双陆樗蒲，高谈豪饮好生热络。那道士并不进门，徘徊店外四下打量，见槽头拴着匹毛色油亮的黑马，不禁冷冷一笑，朝上喊道：“李贤弟！李贤弟！快出来，贫道讨债来啦！”

哄笑声中有个青衫男子快步奔下楼来。此人二十多岁，衣饰虽不出众却眉清目秀相貌堂堂，一张白净温婉的脸上略带红晕。他蹿出酒家，一见道士连忙摆手：“袁兄切莫喊叫，店家知我欠债可不赊酒了。”

“哼！”姓袁的道士冷笑，“亏你还是官宦子弟，行事好生无赖。与我结伴同行，自己盘缠花光，占我便宜也罢，竟趁我睡熟偷我钱囊出来快活。羞也不羞！”

年轻男子却不以为意，还与他玩笑：“道兄普济众生，舍些善财何妨？小弟一时不便，日后还你就是了。”

道士把手一摊：“拿钱来。”

男子无奈，从怀中摸出锦囊塞到他手。道士掂了掂，道：“区区半日怎花去这么多？”

“方才遇见一西域胡商，有壶高昌葡萄酒，醇香四溢勾我馋虫。我向他买，哪知他偏不卖。我见他好赌，便与他以钱财美酒为注比上一比，可惜赌运不佳，才赢他几杯就把钱输光了。”

“你可误了大事！”道士顿足道，“此距京师路远，盘缠花个精光，咱们怎去长安？”

年轻人抓耳挠腮：“若实在无法……只得劳您回成都家中再取些钱来花。”

道士白了他一眼：“好你个姓李的，坐拥一份殷实家产，不好好度日，却来蜀中花我的钱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！”

“比得了袁兄你？”年轻人反唇道，“官位俸禄招手即来，偏偏辞官还乡，绾起头发假充道士，你拨的又是什么算盘？”

两人四目相对，凝视片刻，却不约而同地笑了。

这长须道人其实并非真道士，此人姓袁名天罡，益州成都人士，祖

上世代为官。他自幼喜读诗书，通儒道两家之学，隋时便已入仕，改朝换代后也曾当过县令，官职不高名声却甚显赫，皆因他有一门特殊的技艺——相面。据说无论何人但凡被袁天罡瞧上一眼，他便能断出其人前程运道，当朝吏部尚书杜淹、谏议大夫韦挺等人早年都曾被他的预言命将富贵，尽皆应验，于是仕途中人慕名拜谒者趋之若鹜。但三年前他突然辞官归隐，闭门谢客自称修道，着实匪夷所思。

那年轻人也非泛泛之辈，他叫李淳风，岐州人。他父李播是前朝的高唐县尉，不得志而出家为道，研修五行天文之学，自号黄冠子。李淳风耳濡目染，自幼酷爱道家之术，更兼天资聪颖博览群书，十几岁时天文历算的造诣便已青出于蓝。两年前他曾上书朝廷，直言当今推行的《戊寅历》有误，把太史令傅仁钧等前辈驳得哑口无言，一时朝野轰动，朝廷为此要召其入朝授以官职。李淳风却不应，反而离家云游，行踪罕有人知。

无论隐居修道还是离家云游，其中玄机只他们自己清楚——大唐建立伊始，萧墙之祸便已埋下。只因李渊扫平四海多赖其子李世民之力，征讨陇西平灭薛仁杲，鏖战河东大破刘武周，尤其虎牢关之战，李世民围城打援一举消灭王世充、窦建德两大强敌，就此奠定李唐统一大业。惜乎这位骁勇善战的青年偏偏是李渊的次子，其长子李建成因宗法优势居太子之位，即便李世民受封秦王、尚书令、天策上将，封邑多达三万户，终与皇位无缘。

秦王自恃有功心有不甘，欲争储君之位，而太子建成牢牢坐定分毫不让，又有李渊第四子齐王李元吉党附太子排挤秦王，双方各拉拢谋臣勇将，明争暗斗势同水火。到后来竟然发展到秦王诬陷哥哥谋反、太子下毒欲害弟弟性命的地步，同母所生的亲手足化作你死我活的仇讎。

李渊居天子之尊，既须恪守宗法又恐秦王功高震主，日渐偏袒太子。父子兄弟正纷乱难解之际，武德九年（公元626年）六月初四，皇宫玄武门发生惊天变故，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“叛乱”未遂，同日殒命，两府王孙尽受株连；三日后秦王成为新任太子，代父皇执政；两个月后李渊禅让太子，避位太上皇，李世民如愿以偿登临大宝——便是当今贞观天子。

玄武门的真相朝廷晦而不宣，民间却有流言，说当今圣上弑兄、杀弟、屠侄、囚父，丧尽天良夺来帝位，市井闲谈虽不可尽信，却只怕也有几分实情。

天子得位不正乃是隐忧，况太子、齐王旧党尚在，余波久久不息。益州都督窦轨公报私仇，趁机诛杀平素不睦的僚属，幽州都督李瑗被部下王君廓设计害死，凉州都督李幼良逃奔突厥未遂被杀，燕王罗艺叛乱败亡，连突厥颉利可汗也趁机兵临渭水向大唐勒索财货……袁天罡、李淳风皆精明之辈，早预感朝局将乱，又都身怀相面、观星等异能，唯恐卷入是非祸及家门，这才辞官的辞官、云游的云游，实是避祸之策。

所幸贞观天子非隋炀帝那等暴君，皇位以逆取，却知仁义守正，宣布天下和解，赦免两府旧党，还将建成心腹智囊魏征、王珪（guī）等授予高官，中枢重臣房玄龄、杜如晦、温彦博、长孙无忌等也皆贤能之辈。新朝廷修文偃武，减省进贡，尊重佛道，安抚黎民，夺位余波渐渐平复。今岁关中干旱，天子亲访民间疾苦，有感蝗灾严重，竟口吞蝗虫，称：“愿蝗虫但食我心，勿害百姓！”

海晏河清民渐安乐，蛰隐之士又动仕宦之心，李淳风四方游历恰至成都，因而寻到袁天罡，相邀共赴长安再谋事业，怎料一路上赏景观花贪杯豪赌，从成都出发刚到利州就把盘缠花得一干二净，倒叫袁天罡无可奈何，连声责怪：“亏你能算伏羲八卦、古今历法，竟逢赌必输！”

“小弟再能推算，双陆的骰子又岂由得我？”李淳风赧然愧笑，“全怪我多年赋闲秉性疏懒，贪图玩乐误了行程。求袁兄再取川资，这次一定专心赶路。”

袁天罡思忖良久，叹道：“既已至此，也不便回去了，愚兄设法化缘便是。”

“难道你要沿街乞讨求人布施？”

“那倒不必。”袁天罡把拂尘别在腰间，马背上取过行囊，翻找片刻，从中抽出份文书，“万幸是在利州，不愁没钱花。”

李淳风接过端详，原来是一份拜帖，上写着久闻大名、恳请莅临之类的客套话，落款是“应国公、利州大都督武士彟（yuē）”。

一见这名字李淳风不禁露出一丝鄙夷的微笑——这武士彟乃并州文

水人士，出身寒微，早年贩卖木材为生，赚了钱转而投身仕途，在太原郡丞王威帐下当个小官。其时李渊任太原留守，谋划举义之事，武士彠攀龙附凤，转投其帐下随之起事，虽未立什么大功，却也算参与首义的元勋之一，受封应国公，颇受李渊宠信。李渊禅位后蜀地不稳，皆因原先的利州都督罗寿乃燕王罗艺之弟；罗艺本是割据幽燕的军阀，迫于大势奉土降唐，被李建成引为死党。新皇登基召他人朝，罗艺心不自安决意反叛，阴谋败露被部下擒杀，事连其弟，故朝廷处死罗寿，改派义安王李孝常任利州都督。哪知李氏宗亲也靠不住，暗中图谋叛乱，不但事关禁军，还牵连到当今长孙皇后之兄长孙安业。李孝常受诛，朝廷才又把武士彠派到利州。

袁天罡苦笑道：“武士彠到任利州就曾请我去相面，我隐居避祸不愿蹚他的浑水。后来他又送拜帖意欲我回拜，我也置之不理。如今受贤弟拖累，只好去见他一面了。”

李淳风立时明白，讪笑道：“袁兄是想敷衍他几句，好找他借些盘缠。这办法甚妙，不过……姓武的这张脸可不易看啊！”李淳风也知相面的奥秘，固然相法之说玄而又玄，但看相实是看人。小者窥其言行举止，大者探其道德学识，对付官宦之人更要洞察朝局走向才能言之凿凿。武士彠商贾出身，在关陇望族林立的朝廷里本就是异类，靠太上皇宠信才爬上来；如今世道大变，朝中要职皆昔日秦王府亲信掌握，他身为前朝宠臣恐不乐观。

袁天罡焉能不知？却道：“武士彠虽出身低贱，文武不甚出众，却对上恭顺，驭下谦和，实心任事颇能合众，倒也称得起安抚一方的上佳人选。况且利州乃蜀地门户，何等冲要？当今圣上心智缜密，既然敢把他这非亲非厚的人派来，还命其总管利、隆、始、静、西、龙六州军事，足见他谨慎本分，拜访一下倒也无妨。”古来多少术士因相面算命坏了事，若非略知根底袁天罡也不敢贸然前往。

“也罢！”李淳风乔模乔样扇了自己一记耳光，“全怪我花光了钱。开国功臣也好，木材贩子也罢，只要肯掏钱便是个大善人。且去会他一会！”

利州都督府就在城北，两人须臾便至，见门庭广阔、院墙高筑、



门旗飘摆、甲士伺卫，无不威严肃穆——都督领一方军事，乃是三品大员；况乎武士護代管六州，乃是大都督，又有国公爵位，更加非比寻常。离着老远便有卫兵厉声呵斥：“哪儿的野道士？来此做甚？”

袁天罡不慌不忙掏出信件交与卫士，卫士又转递守门兵长。那人识得都督笔墨印信，见长官措辞恭敬，自然不敢开罪，忙换了张笑脸降阶相迎：“两位持都督拜帖而来必是贵客，然事不凑巧，都督出巡隆州不在府内，实在抱歉。”

李淳风不禁皱眉：“不知何时能归？”

“早则明日，迟则后天。”

倘因公务而来还可叨扰，为了相面怎好逗留府衙？有心不图这笔钱财，回转成都又耽误时日。一文钱难倒英雄汉，袁天罡只得悉心嘱托：“我等暂居城东驿店，都督若回你且禀报，就说山野之士袁天罡、李淳风联袂来访。”他心里拨弄小算盘，武士護回府之日若知他身在利州必定远接高迎延请入府，总胜于老着脸皮再来。

兵长诺诺应允。两人无可奈何牵马而去，不禁相对苦笑——几文铜板不够住店，附近又无寺观，恐怕要与店家啰唆赊账了。垂头丧气离去，未转过街角忽听背后有人喊嚷：“二位高人慢行！”回头观看，见那兵长又追了上来，满脸堆笑谦恭至极：“卑职不晓事，方才慢待贵客了。我已禀报我家主母，夫人也素知两位大名，恳请相见。”说罢抢过马缰绳，点头哈腰请他们回去。

南北朝以来风俗渐改，女子已不似两汉那般紧守闺门，一家主妇争讼曲直、造请逢迎、代子求官、为夫诉屈无所不为。北魏文明太后掌国二十载，隋之孤独皇后与文帝共襄国政，本朝平阳公主招兵买马鏖战关中，谁人不知“娘子军”大名？女子连战场都上得，登堂见客更不稀奇。可眼下却是丈夫不在，妇人把俩大男人请到家做客，不免有些尴尬。李淳风小声咕哝：“这位国公夫人也真不一般。”

袁天罡道：“你不知此中缘故？武士護之妻非等闲之辈，乃前隋宗室之女。”

李淳风大为诧异：“弘农杨氏怎配与武家？”自魏文帝曹丕始建九品中正，门第观念根深蒂固，非但仕宦要看家族出身，婚配也越发讲究

门当户对，高门不配小户。其时有“五姓七望”之说，陇西李氏、赵郡李氏、范阳卢氏、清河崔氏、博陵崔氏、荥阳郑氏、太原王氏皆头等的高门大户，仕宦中人若娶这五姓之妻乃荣耀之事。稍逊这几族的还有弘农杨氏、京兆韦氏、京兆杜氏、河东柳氏、河东裴氏、兰陵萧氏、琅琊王氏等，以及鲜卑贵族汉化改姓的元氏、长孙氏、宇文氏、独孤氏、窦氏、高氏、陆氏等。

其实隋杨宗室出身于北魏边镇，杨坚称帝后往自家脸上贴金，自诩弘农杨氏，世人不敢反驳，久而久之也被视为弘农一脉。即便如此，文水的武家寒微小户又出身商贾，怎会攀上这等名门？

袁天罡附在他耳畔娓娓道来——武士彟原有妻子，后在京为官，家眷留于家乡，六年前原配夫人病逝，武士彟忙于公务，自始至终未回乡理丧；太上皇感念他舍己为公，竟亲自主婚，把隋朝观王杨雄的侄女、始安侯杨达之女杨贞嫁给了他。

李淳风越发惊叹。前朝杨雄、杨达岂寻常之辈？杨雄不仅是杨隋宗室，隋文帝时还曾主持过朝政，与高颎（jiǒng）、虞庆则、苏威并称四贵；杨达也官居纳言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虽说隋唐换代，杨氏族人在朝为官者依旧不少，杨雄长子杨恭仁在李渊在位时曾任宰相，另一子杨师道尚长广公主，还有个外孙女早年嫁入秦王府，随夫人入宫诞育皇子，便是当今的燕贤妃。诸多权贵都是这位杨夫人的亲戚啊！

两人整理衣襟越发郑重，比见武士彟本人更谨慎。兵长揖让他们入府，吩咐士兵照料马匹；武氏家仆施礼来迎，引他们绕过正堂径赴后宅，在廊下设座——这本非会客之处，但妇人不讲许多规矩，蜀地气候炎热，在此列座倒也凉快。仆僮往来奉上茶果，又端来清水让他们净面，二人拭去汗水品味香茗，又观庭中花草绚丽颇觉惬意，渐渐不再紧张。

约摸一盏茶的工夫，二人正轻声低语，忽见后堂屏风转出人影。一位贵妇由两个婢女搀扶着款款而来：“二位先生莅临，蓬荜生辉，妾身有失远迎还望海涵。”

袁李二人一怔，忙起身施以大礼——公爵夫人乃是命妇，凡国有大典，皇后祭祀亲蚕，内外命妇都要执礼相伴。二人如今皆白身，哪敢失

礼于贵人？

杨氏忙令左右搀扶，轻轻还了一礼，请他们归座。李淳风自不便直视，却微抬眼皮偷偷打量，见这位国公夫人身材高挑，穿一袭黄罗金缕裙、青色蜀锦绣衫、单丝碧纱帔巾，足下绣花珠履；脸上看娥眉凤目，齿白唇红，肤若凝脂，高绾发髻，珠翠头饰。相貌端庄略施脂粉，却难掩鬓边白发和眼角皱纹，毕竟是年逾四旬之人，但雍容华贵的气质绝非寻常妇人可比。

杨氏翩翩落座：“李先生精通星象享誉四方，袁先生更是素有知人之名，我夫妇仰慕已久，方至蜀中曾拜帖相邀，怎奈先生闭门苦修未能得暇，今日垂青莅临，不巧夫君又在外公干，无缘相见实是大憾。妾身不过一短见女子，不晓天下大事，无知无识还望两位莫怪。”

李淳风暗自佩服——好个精明妇人！听她言语哪是什么无知无识的短见女子，分明是碍于彼此身份，避谈朝局之事。正欲客套两句，却听袁天罡抢先道：“夫人并非无识，而是一心向佛懒理俗事。其实虔诚礼拜慈悲善行，功德未必不及仕宦须眉。”

李淳风颇觉有趣——袁兄一身道服，怎么反而谈论释家佛法？正禁不住欲笑，倏然嗅到一丝香气，却非兰蕙脂粉的气息，不禁朝杨氏细细打量，见她素指间掐着串香檀佛珠，方悟袁天罡用意——隋朝皇室崇佛，宗室后裔亦多虔诚笃信，杨夫人也不例外，袁天罡提到佛法功德乃是投其所好！

果不其然，杨氏一听他谈及佛家功德精神大增，言语越发恭敬，向二人开言请教。袁天罡本非真道士，早年博览群书对佛家经卷也多涉猎，加之悟性极高，有理有据侃侃而论，又将玄门之道与释家法门参照印证，听得杨氏如痴如醉连连颌首。李淳风却一心只惦记盘缠，听袁天罡絮絮叨叨闲扯半日，实在耐不住性子，插口道：“我等不过微末之谈，难媲高僧大德，怎能在夫人面前班门弄斧。”

杨氏听他出言打断，还道嫌自己冷落，忙恭维道：“先生忝谦，您是精研天数之人，所见自然高远，未知先生近来有何预见？”

李淳风全没防备她突然发问，拱手道：“天数系于人，今圣天子在朝，满朝文武尽皆忠良，地方又有应国公这等仁厚君子理乱牧民。在下

也无需杞人忧天私窥运数，自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。”

他这番话既歌颂天子又称赞武士彟，自以为应变得当。哪料杨氏听罢微微点头，含笑道：“风调雨顺国泰民安，说得好……妾身若没猜错，两位是去长安谋仕途，恰好路过鄙邑吧？”

一句话便被她瞧出端倪，李淳风尴尬不语。袁天罡却泰然自若：“夫人果真高明，一语道破我等心思。”

“先生过誉了……”杨氏嘴上谦逊，眼中却陡然泻出一股傲气，神情不似先前那般恭敬了。

袁天罡手捻胡须接着道：“非是在下唐突，方才夫人一出来我便觉得您相貌非俗，宜室宜家自不必言，难得是有富贵慈祥之态，必有贵子佳儿。”

这一言真似钥匙开锁，正戳中杨氏心结。她怠慢之态未及舒展又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急切询问：“先生所言非虚？”

“在下绝非信口献媚。夫人若不见责，可否将令郎令媛请出，容在下细细端详？”

“求之不得啊！”杨氏大悦，忙令婢女去领孩子，“我夫妻皆是年逾半百之人，喜忧如何无需多问，倒是孩子们的前程牵挂难释，先生既肯指点迷津，可算圆了妾身一桩心事……”

说话间婢女已领了三个孩儿来，前两个是男孩，后一个是女儿。说来也怪，俩男孩看模样已十三四，这等年岁的男儿早该知书达理，但这两个孩子举止轻浮衣衫污秽，全无公侯子弟的气质，礼数都不甚通，见了母亲连句话都不说，随随便便廊下一站。女孩却大大不同，五六岁年纪，衣裙华丽葳蕤鲜亮，怀抱一柄雪白无瑕的玉如意，如此名贵之物只当寻常玩具，四个婢女跟随伺候，真有侯门小姐的气派，不过又有些娇宠过分了。

杨氏道：“我夫妻膝下四个孩儿，最小的未满四岁尚在午睡，有劳您先看看这三个孩子面相如何。”说着便招呼那两个男孩，“元庆、元爽，还不快向先生施礼。”两人男孩满脸不情愿之色，却不敢违拗母亲之言，慢吞吞上前，勉强一揖，殊无恭敬之态。

袁天罡眼皮都没抬，只轻轻瞥了一眼便道：“这两个郎君皆保家守

业之子。”看相之人说话大多夸张吹捧，“保家守业”不过是对庸庸碌碌加以粉饰，绝非称赞之辞。

李淳风听他如此敷衍了事甚是心焦，却见杨夫人竟毫无介怀之意；略一思忖豁然明了——杨氏嫁入武家不过七八年，这俩男孩却已十岁有余，必是武士護前室所出，今日我们是她座上客，一路盘缠全着落于她，当然不便大赞前房儿女惹她不满。况且俩男孩生母亡故，逢此高门继母，日子八成不好过，前程暗淡也在情理中。袁兄慧敏心细眼光犀利，真把世态人情都揣摩透啦！

接下来轮到那绣衣女童。这孩子甚是忸怩，不愿理睬生人，无论婢女怎么哄都不肯近前，还把玉如意抛在地上。杨氏无奈起身，摸着她小脸哄劝良久，才拉至袁天罡面前——大户人家子女多由乳媪仆妇照看，亲生母亲也不管琐碎之事，似杨氏这般亲自哄孩子实属罕见。

这次袁天罡不敢怠慢了，仔细端详女童，见她五官俊秀皮肤白皙，神情举止颇似其母，确是个美人坯子，连连点头：“这是个命中富贵的小娘子，不过……”他话锋一转，“虽富贵却恐不利夫家。”

杨氏初闻他言面露喜色，但听到“不利夫家”，眼神又暗淡了，叹道：“唉！女子再强，到头来还是指望丈夫，这也算不得好面相。”说罢默然低头，凝视地上那柄沾染尘埃的玉如意，久久不语，似勾起无限心事。

李淳风见她满面愁苦，已如坐针毡，偷偷瞪了袁天罡一眼，赶紧扭头赔笑道：“夫人切莫灰心，何不把幼子抱来一观？说不定那孩儿尊贵至极呢。”

杨氏虽点头称是，却似已不抱什么希望，由侍女搀扶着怔怔起身转入后堂。李淳风见她走远，忙不迭嗔怪：“你说那女孩富贵也就是了，何必画蛇添足说她不利于夫家？”

袁天罡端然正坐目不斜视，口中却喃喃低语道：“贤弟好糊涂。夫人如此娇惯此女，长大了必是个蛮横娇气的姑娘，哪家男儿娶这么个娇生惯养的妻子，又摊上这么个厉害丈母娘能过太平日子？”

“倒也有理……”李淳风掩口而笑，但只笑了片刻又倏然收敛，“兄长所断固然不差，但咱们来此全为盘缠，你连断她三个儿女平平

无奇，她若心中不悦就善财难舍了。这最后一个孩子你可务必要美言啊！”

“贤弟但放宽心，愚兄自会见机行事。”袁天罡微合二目，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。

说话间杨氏已抱了孩子回转，也不劳婢女接手，径直走到袁天罡眼前：“先生请看。”李淳风一旁侧目观瞧，见这小童白白净净，一张红润小嘴半张着，双目紧闭兀自睡得香甜，梳着一根冲天小辫，身裹锦半臂，未及足踝的青葱小裤，脚上套着双小靴，显然是个小郎君。孩子都是很可爱的，这小郎君也无甚出奇之处，三四岁的娃有何面相可言？

袁天罡却面露惊异之色，不知是真有所见还是故弄玄虚，他直视小脸蛋良久，又伸手摸摸脖颈，捏捏小手，时而点头时而蹙眉。杨氏见他这般踌躇也紧张起来，又不敢催促，喃喃道：“您看这孩儿……究竟……”

袁天罡不答，左手捋着胡须，右手拂尘轻轻敲着膝头，似是冥思苦想，良久才道：“可否让这孩子走几步？我欲观其步履之态。”

杨氏虽舐犊情深又岂敢不依，忙微微摇晃轻声唤醒，将其放在地上，小童也不哭闹，只揉着惺忪睡眼不肯动，两个婢女屈身牵着小手，劝他走几步。孩子睡得正恬，哪知这帮大人捣什么鬼？嘴里哼哼唧唧不住抱怨，赌气般甩着大步走了几下，用力过猛一只小靴脱足而飞，险些打在李淳风脑门上。

“哈哈……”袁天罡仰面大笑，“妙哉妙哉！龙骧虎步，龙瞳凤颈，此乃伏羲之相，贵不可言。”说罢却又收起笑意，转而蹙眉，“不过……甚是奇怪，这孩子如此相貌怎会是男儿呢？若是女儿身，日后定可为天下之主！可惜啊……”

李淳风闻听此语险些笑出声来——老奸巨猾！相面断出天下之主是犯忌讳的话，若叫朝廷得知必要追查，但说女子便无碍了，女人又当不了皇帝。此言真伪既然无法印证，也就不至于折了相面高手的名声。而且只要有这番恭维之辞，杨氏总不便亏待，盘缠应该不愁了。谄媚而不露骨，狡黠而不讨嫌，袁兄手段真高啊！

他越想越觉好笑，哪知杨氏闻听此语竟愣在当场，左右仆妇婢女

也都变颜变色，众人面面相觑，半晌竟谁都未发一语。杨氏倏然深施一礼，又拉孩儿给袁天罡下跪，颤声道：“多谢先生吉言。”婢女受惊匪浅，一边连声道谢，一边搀她母子起身。

袁天罡见此情形似觉有误，再次仔细打量她母子，不禁暗叫不好——糟糕！看走眼啦！杨氏体态丰腴，起坐皆靠搀扶，分明身怀有孕。她保养得法却也年逾不惑，若已产下一子，岂能急着又要孩子？必是现今无子，深恐前房二子靠不住，才急于生子以保晚年有靠。这锦衣儿郎分明是女儿身，杨氏连生两女盼子心切才将她扮作男孩模样啊！

话已出口覆水难收，又见众婢女齐向杨氏道贺，袁天罡也不能再改口，只得强忍尴尬拱手道：“恭喜夫人，恭喜应国公！”李淳风也发觉事有蹊跷，但误打误撞更是有趣，只抿着嘴不住地乐。

杨氏手捻佛珠，不知念了多少声阿弥陀佛，继而转身回入后堂。不多时便有婢女捧了两只诏文袋来：“这是主母酬谢两位先生的，两位莫嫌弃。”袁天罡自觉有愧，哪还计较多少，讪讪收了；李淳风却看得仔细，见诏文袋中是两匹锦缎、几串缙钱，不禁撇嘴——对公爵之家而言这点酬谢实在不厚。

哪知杨氏再度出来，又拿了封书信，毕恭毕敬递到袁天罡手中：“这封家书先生带上，入京后可递与妾之堂兄杨师道。如今我夫在外任官，朝中不易疏通。我堂兄虽非手眼通天之辈，但为人敦厚谦恭，官居太常，又是驸马身份，与当今重臣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辈还算说得上话，二位既有意仕宦，他必能助一臂之力。”这封信可比钱帛珍贵多了，李淳风这才喜出望外千恩万谢。

该讨的已讨来，该说的不该说的也全都说了，二人不愿多叨扰，当即告辞。杨氏亲自送至大门外，命阖府仆从士兵列队恭送，给足了面子。二人接过马匹再揖而去，行出甚远，袁天罡苦笑道：“惭愧惭愧，愚兄今日失算了。”

李淳风全不介意，拍着鼓鼓囊囊的诏文袋笑道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说不定兄长之言日后果然成真呢！”

袁天罡脸上发烧：“莫要再拿我取笑。”

李淳风见左右无人，坦言道：“小弟并非取笑，天下之主用以言女

子未必是帝王，身居皇后母仪天下又何尝不是女主？况且你怎断定那女娃一定当不了皇帝？”

“胡闹，世上哪有女人当帝王的道理？”袁天罡甚是不屑。

“兄长之言差矣。”李淳风一改不羁之态，正色道，“唐尧虞舜古之明主，禅让推贤，焉知夏启家天下？齐桓晋文才略冠世，号令诸侯，焉知嬴政九州一统？即便被誉为圣人的孔仲尼，又怎料后世复有佛道两家，与儒门分庭抗礼？兄长究竟是不是真的金口玉牙能断人未来，您自己心里清楚。周不知汉，魏不知晋，古人既不能度今，今人又怎料明日之事？以前固然没有女皇帝，焉知后世也一定不会有女子称帝之事？”

袁天罡素来谋定而动算无遗策，故稍有差失便久久不能释怀，此刻听他这番高论竟有茅塞顿开之感，不禁停下脚步由衷叹息：“是啊！我忒迂腐，怎知后世一定无女皇？运数茫茫难以忖度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……”他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那女孩的脸庞，当天下之主虽属戏言，但说她是龙瞳凤颈伏羲之相，却也没什么不妥。

李淳风见他一脸痴态兀自沉吟，噗嗤一笑，不耐烦地推推他后背：“终者自终，始者自始，何必杞人忧天？茫茫天数苦中求，世道沧桑不自由，千千万万难算尽，不如推背去归休！铜臭俗物既已到手，今晚痛饮一场不醉不休，来日赶赴长安谋咱的前程吧！”

袁天罡释然，也笑道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可笑世人太痴，明明命运自在掌握，却要看相问卜。罢了罢了，愚兄索性胡批乱写，编一部预言之书，若能侥幸流传于世，糊弄一下愚昧之人倒也有趣。”

“妙哉！”李淳风乐不可支，“兄长当真若写，小弟愿效丹青，为这部书配几幅画，倒也风雅得紧。世间之事无独有偶，说不定将来真能乾坤暗合言之凿凿呢！千载之下兄长若被奉为神明，小弟也能沾沾您的光啊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两人朗声大笑，跃上雕鞍挥鞭而去。



## 第一章

# 武士護之死

### 一、上皇宾天

贞观九年（公元635年）五月，长安宫苑。

李世民从噩梦中惊醒，心神不宁汗流浹背，一时间忘了自己身在何处。他审视着褪色的帷幔、陈旧斑驳的宫灯、曾经熟悉的屏风，竟以为自己回到了十年前，直到宦官听见响动前来伺候，口口声声唤他“陛下”，才渐渐稳住忐忑的心绪。

都怨这场血腥的噩梦……

不！不是梦，那确实确实是曾经发生的事，萦绕在李世民心头已整整十年。

十年前那个夏日的清晨，天空碧蓝如洗，宫苑静得像空山幽谷，唯有鸟儿啁啾地啼鸣不休，仿佛在倾诉不安。他顶盔贯甲背弓佩剑，按谋士房玄龄、杜如晦的精心谋划，率长孙无忌、尉迟恭、侯君集、张公谨、秦叔宝、程知节等心腹将佐，把兵马埋伏在了太极宫正北的玄武门；禁军将领敬君弘、吕世衡等早已被他笼络，玄武门守将常何秘密归顺，守门士兵完全服从指挥，所有人紧握兵刃不发一语，只等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到来。

当两兄弟带着亲随从临湖殿方向走来、发觉伏兵的那一刻，他们的